

中国
狐
文化

李建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
狐
文化

李建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狐文化/李建国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6

ISBN 7-02-003360-1

I. 中… II. 李… III. 狐-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441 号

责任编辑:马玉梅

责任校对:马玉梅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国狐文化

Zhong Guo Hu Wen Hua

李建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02-003360-1/B·201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序章	狐的生物性与文化性	1
第一章	远古狐图腾崇拜	21
	一、狐图腾崇拜(一):涂山九尾白狐神话 的解析	21
	二、狐图腾崇拜(二):纯狐玄妻的解析	28
	三、《山海经》中的狐与狐状兽	31
第二章	瑞狐:狐的符命化	40
第三章	狐妖:神性的失落	54
	一、妖兽与媚兽:狐的妖精化	54
	二、从兽形态到人形态:狐妖的人形化	63
	三、六朝狐妖性别分析与角色分析(一): 雄狐原型与阿紫原型	70
	四、六朝狐妖性别分析与角色分析(二): 胡博士原型	74
第四章	唐代的狐妖与狐神崇拜	78
	一、狐妖的化人术及其他	78
	二、狐妖化相特例分析	86
	三、狐妖作祟与道士伏狐	92
	四、狐妖雌化倾向及性格两极对立:阿紫 原型的发展与任氏原型的产生	106

	五、狐神崇拜与天狐、仙狐·····	113
	六、狐书与术狐·····	123
第五章	狐神崇拜的持续与宋金元狐妖·····	127
	一、宋金狐神崇拜·····	127
	二、《青琐高议》、《云斋广录》中的狐女·····	131
	三、《夷坚志》中的江南狐妖·····	140
	四、《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的狐妖·····	147
	五、妲己：九尾狐的妖化·····	149
第六章	明代狐妖狐仙观念及有关小说戏曲·····	156
	一、明代的狐妖流传及狐妖观念·····	156
	二、狐的修炼与狐仙观念·····	165
	三、九尾狐与《封神演义》·····	170
	四、明代狐妖小说《三遂平妖传》·····	176
	五、玄狐教与闻香教：以狐道设教·····	185
	六、其他明代狐妖小说及戏曲·····	190
第七章	清代的狐仙崇拜与狐仙观念·····	199
	一、狐神向狐仙的转变·····	199
	二、狐仙崇拜的表现形式·····	207
	三、狐仙信仰及崇拜的地域分布·····	224
	四、修仙之途：狐仙观念之一(上)·····	232
	五、修仙之途：狐仙观念之一(下)·····	243
	六、仙妖之间：狐仙观念之二·····	257
	七、五畏：狐仙观念之三·····	267
	八、“伪狐”现象：骗术与邪术·····	287
第八章	《聊斋志异》与美狐：狐妖的文学审美化·····	295
	一、从民俗审美到文学审美·····	295
	二、美狐分析之一：情狐·····	300

	三、美狐分析之二:友狐·····	308
	四、其他清人文言小说中的美狐·····	311
第九章	狐妖与清代通俗小说·····	323
	一、狐仙观念与《妖狐艳史》、《狐狸缘》·····	323
	二、《九尾狐》:狐与娼妓·····	331
第十章	狐妖姓名及习性种种·····	338
	一、狐妖姓名的寓意性·····	338
	二、狐妖的生活习性·····	346
第十一章	狐与医药:狐药的民俗宗教含义·····	361
	名号索引·····	368
	词语索引·····	374
	书名索引·····	385

狐的生物性与文化性

当我们写下“中国狐文化”这个题目时，并不是被“文化热”所驱非要拼凑一个浅薄的文化结构。探寻狐文化的内涵与流变，绝非在文化的名义下重述尚能满足现代人嗜奇心理的古代狐精故事。可以说狐和狐精挟带着许多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世俗的和宗教的，伦理的和哲学的，历史的和审美的，因此它才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狐精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特的东西才具魅力。因此它在古代就传播到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邻诸国，而在现代，也竟有一些东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从学术角度予以关注。据笔者所知，日、美、德等国都有学者研究过或正在研究中国的狐狸精。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狐这样被最充分地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而且狐文化和诸如牛文化、蚕文化之类不同，后者都较多包含着物质生产的内容；也和蟋蟀、蝥蛄文化不同，后者包含着极大的赏玩性和娱乐性。狐是自然物，但在狐文化中，狐基本上不以狐的原生态形式出现，狐是被夸张、变形、虚化了的狐，狐成为观念的载体。狐皮虽作为名贵皮毛早已进入人类的

物质文明,狐作为药材也曾多次被载入种种药典,但狐文化的发展走向从一开始就是超物质的。狐在被初民作为狩猎对象之初,同时就获得了超物质的品性。狐文化的意义在精神方面,在宗教信仰和审美创造方面。狐是一种象征物,一种神秘的文化符号,一种动人的审美意象。在宗教、民俗和文学中,它曾长久地发挥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

这一点或许与被古人统称为“四灵”的龙凤龟麟相似,但又有不同。龙、凤的原型已难确考,它们由先民的图腾逐渐虚拟化并升华为神圣的象征,曾长期被帝王垄断,又作为吉祥的象征一直延续至今世,人们从龙凤身上获得幸福如意的感受。尤其是龙,它和长城、黄河同被当代中国人视为数千年民族精神的最完美的象征。和龙凤同属虚拟动物的麒麟,作为祥瑞物曾与龙凤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麒麟文化并未充分发育,其影响远不能与龙凤匹敌。狐一度也是瑞兽,也是神圣之物,但狐文化却不具备龙凤文化那样崇高的品格。狐断裂了瑞兽的属性,最终以妖精的面貌横肆天下。“四灵”中的龟是惟一的实有之物,这和狐一样;龟的一脉堕为妖物,也和狐一样。但龟因其长寿进入道教修炼系统,而且因与北方玄武七宿的配合成为道教玄武大帝的象征,其地位之崇非狐能望其项背。只有龟作为妖精出现时——这种情况并不太多,才在光芒四射的狐妖面前显示出它的暗淡。

狐的角色性质早先是图腾、瑞兽,后来是妖兽、妖精,即使在它被视为狐神、狐仙受到崇拜时,也还是妖精。狐神、狐仙从未列入祀典,一直属淫祀范围,就因为狐神、狐仙之不雅。因此,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妖精文化是主要方面。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

称妖精之最。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妖精传说体系中狐妖所占比例最大,更因为狐妖经历了最为复杂的演变过程,曾以最尊贵的地位(对诸妖而言)受到持久的尊崇,这就是狐神崇拜和狐仙崇拜。而在这中间,狐妖不仅体现出一般意义的宗教观念,例如所谓“物老为怪”等,更包含着许多为狐妖所特有的宗教观念,以致我们可以用狐妖观念、狐仙观念之类的概念来概括关于狐的变化、修炼等特殊内容。在狐妖身上也非常特殊地体现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女性观等等,折射着不是对狐而是对人的认识和评价。而狐妖在文学形象体系中较之其他妖物也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没有哪种妖物能像狐妖那样获得文学家——主要是小说家——的青睐。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象。

狐的被灵化和妖化,是在其原生态基础上进行的,古人对狐的形态(体形特征)和生态(生活习性)的生物学认识制约着狐被灵化和妖化的走向及定型特征。那么作为动物的狐是怎样的呢?

狐,今天叫做狐狸。狐狸一词早已出现,实际指的是狐和狸两种动物。《左传·襄公十四年》:“狐狸所居,豺狼所号。”《孟子·滕文公上》:“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后汉书·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以狐狸与蝇蚋、豺狼对举,分明是以狐狸为二兽。类似例证极多。《淮南子·缪称训》:“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高诱注:“俱不知此二兽。”关于狸,《说文解字·豸部》释云:“狸,伏兽,似貍。”段玉裁注:“伏兽谓善伏之兽,……即俗所谓野猫。”^① 狸的别名很多,尚有山猫、钱猫、狸猫、

^① 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狸子、山狸、野狸、石虎等等，而其动物学学名则为豹猫，大约因为它毛色形体似豹的缘故。狸的体形大小与家猫仿佛，比狐小，形体特征也不同于狐，古人说过：“（狐）鼻尖似小狗，惟大尾，全不似狸。”^①所以在现代动物分类学上，狐属于犬科，而狸属于猫科。狸的分布遍及南北各地，皮称狸子皮，可以制裘，这倒同狐一样，而且同样是昼伏夜出的“伏兽”。大约因为狐和狸有这些相似处，故而古人把它们看作同类。《淮南子·谬称训》云：“狐狸非异，同类也。”东汉黄宪《三难》云：“（狐）何以为党？其名曰狸。”而且《诗义问》还说：“狐之类，貉獬狸也。”^②把貉、獬（猪獾）也都归入狐类。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七八也说，狸、香狸、风狸、玉面狸、獬、貉，“皆狐之类”。这当然不符合现代动物分类学知识，但古人以狐、狸同类是一贯的认识，直到清代蒲松龄还说狸“亦狐属”^③。甚至把二者混为一物，前边所引《淮南子》“今谓狐狸”云云说的便是不辨狐与狸，另外《子思子》亦云：“谓狐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复失狸者也。”^④唐传奇《古镜记》写女妖鸚鵡本是千岁老狸所化，而王度称其为“老狐”，《西游记》第六十回说玉面公主是万岁狐王的女儿，六十一回却又说“原来是个玉面狸精”，也都是同样的情况。这自然是由于以狐狸为同类而并称所造成的混乱，诚如北齐刘昼《刘子·审名》所云：“狐狸二兽，因其名便，合而为一。”当古人用狐狸一词不是兼称二兽而是独称一兽时，有时指狸，《初学记》卷二九注云：“今或呼狸为狐狸。”但更多的情况是称狐。例如唐

①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八引唐本注。

② 《初学记》卷二九引。

③ 《聊斋志异·刘海石》

④ 《太平御览》卷九一二引。

张读《宣室志》卷二〇《许贞》中雌狐精对许贞说“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新唐书·宦者·刘克明传》云：“帝（敬宗）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宋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三《刘师道医》云妇人“俄化为狐狸”，后又云“复化为狐”。凡此皆是。但以狐狸专指狐，将狸完全排斥在外，还是近世习惯，狐精也就称为狐狸精了。

在动物分类学中，狐属属于兽纲食肉目犬科。据古生物学家研究，在新生代第三纪中期的渐新世出现新食肉类动物，其中犬形类到更新世分化为狐狼豺等。更新世是第四纪早期，约当二百五十万年前至一万五千年前，人类祖先大约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这就是说，人类祖先出现时狐也出现了。在犬科动物中，狐的体形属于中等或偏小，小于狼与豺。吻尖而长，耳较大，体纤长，四肢短，尾形长而粗圆，等于或超过体长之半，尾毛长密。狐的栖息习性较为多样，大凡森林、草原、沙漠、高山、丘陵、平原均可栖息。但多水地区和水位高的场所则绝少栖居，因为不易穴处生存。狐奔跑速度很快，每小时约达四十八公里。感觉极为灵敏，能施放狐臭，用于自卫。狐属于夜行性兽类，夜出觅食，白昼匿藏洞穴，所以古人说它是“隐伏之物”。它的食性很杂，以各类小动物及昆虫为食，也吃植物浆果^①。

狐属种类很多，我国古代对狐的明确分类至清始见。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九《貂狐之种类》云：

狐之族七。蒙古产者二：毛黄而长，曰草狐。短而黠（按：音天，黄白色），曰沙狐。俄罗斯产者五：绒黑而毫白，

^① 以上参见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八卷食肉目，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曰元(玄)狐。其次身黧(按:音湍,黄黑色)而腩(按:音浅,肋后胯前的部位),曰猯刀。又其次身黻(按:音蝉,黄色)而腩青,曰火狐。此外又有白狐、灰狐二种。又有妖狐,一曰灵狐,似猫而黑,年老能幻人形。

又和邦额《夜谭随录》卷四《杂记》云:

狐之类不一,有草狐、沙狐、玄狐、火狐、白狐、灰狐、雪狐之别。……或曰:老而妖者名狻狐,又名灵狐,似猫而黑,北地多有之,盖别一种云。

除所谓狻狐(妖狐、灵狐)者外,草狐等等共八种。这当然不是科学的分类,而在全球范围内狐的种类实际还要多。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狐属的种类及变种有十好几种,凡有赤狐、孟加拉狐、黑狐、杂交狐、沙狐、十字纹狐、阿富汗狐、猫狐、素狐、大耳苍狐、苍狐、吕氏狐、参孙狐、银狐、南非狐、藏狐。其中黑狐、银狐、参孙狐等都是赤狐的变种。而据《中国动物志》,狐属现生种计有九种,我国只有三种,即赤狐、沙狐、藏狐。沙狐别名东沙狐,体形小,主要分布在内蒙、甘肃、宁夏、新疆的草原荒漠地区。藏狐别名西沙狐、藏沙狐,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分布最广的是赤狐,南北均有。赤狐别名红狐、狐狸,毛皮叫“草狐”。毛色棕黄或趋棕红,故而叫做赤狐。但南北各地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不同,赤狐的毛色变异很大,并不单一。所谓黑狐、银狐,自然是因毛色趋黑或趋白而名之,都是赤狐的一个色型^①。我国古书所记载的狐,大都是赤狐。《诗经·邶风·北风》所云“莫赤匪狐”,说狐毛赤色,所指正是赤狐,赤狐之名亦得于此。赤狐有几个亚种,主要是北狐和南狐,分别生活在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

^①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域。

狐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它的皮毛上,狐皮是制裘的珍贵皮毛。北狐由于体大毛长,色泽鲜亮,所以狐皮质量最佳,南狐则远逊之,而且南方多水地区狐分布很少,所以猎狐业自古以来主要集中于北方。

由于这种原因,古人和狐的直接接触,开始于狩猎。狐体形较小,性情也不凶残,所以较易捕获,从而成为狩猎的重要对象。甲骨文中没有“狐”字,但有一个“犴”字,有“获犴十有三”,“获犴廿五”等记载。这个“犴”字,罗振玉、王襄、商承祚、唐兰等学者认为是“狼”字,叶玉森、柯昌济、郭沫若等则认为是“狐”字^①。虽然“犴”字不能肯定必是“狐”字,但至少有一种可能,即甲骨文中已有许多获狐记录。所谓“获狐(犴)十有三”等等,记录的是每次猎狐所获的数量。十三、二十五的数字说明所获甚多,既表明狐是狩猎的重要对象,也表明当时狐的野生数量极大。《周易》中有获狐的明确记载,《解卦》云:“田获三狐。”显然也是狩猎记录。唐人李咸曾作《田获三狐赋》^②,即本此。其实古人猎狐绝不始于殷商,可以想象早在原始社会,人们绝不会放过这种可提供毛皮和肉食的动物。考古表明,丁村人、山顶洞人等原始人类都猎过狐^③。

我们不知道原始人对狐皮狐肉具有什么特殊评价。在文明人那里据说狐肉是可食的,甚至是一道美味。《田猎三狐赋》说:“腋人珍裘,肉登俎味。”宋人苏舜卿《猎狐篇》也说:“皮为榻上

① 见《甲骨文集释》第十。

② 见《文苑英华》卷一三四。

③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二章第一节。

藉，肉作盘中脍。”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七八称狐肉“可作羹臠”。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一下引苏颂语云：“北土作脍，生食之。”不过食狐肉并不普遍，狐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乃是它的皮毛。古人对狐皮的格外珍惜最晚在西周已然，《诗经·豳风·七月》云：“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可见狐皮裘是贵族的享用之物。古代制裘皮料很多，有羊、狗、貂、狼、虎、鹿、豹等等^①，但均不及狐裘名贵。先秦典籍中关于狐裘记载极多，如：

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绀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礼记·玉藻》）

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左传·僖公五年》）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诗经·桧风·羔裘》）

狐裘蒙茸，匪车不东。（《诗经·邶风·旄丘》）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诗经·小雅·都人士》）

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侧阶。……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① 参见《太平御览》卷六九四《服章部·裘》。

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氅，其贖千金，使梁丘据致之，晏子辞而不受。（《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

从这些记载可知，西周以来狐裘一直是贵族的时髦冬服，这是因为它轻暖名贵。《白虎通·衣裳》曾说：

古者缁衣羔裘，黄衣狐裘。禽兽众多，独以狐羔何？取其轻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故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狐苍，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

说服狐裘还有表明“君子不忘本”的含义，这是汉人的附会之说，其实目的只是“取其轻暖”。兼之狐皮毛色华美，具有富贵感，于是狐裘便被贵族所垄断，士只能穿羊羔皮裘了。就中狐白裘最为珍贵，是天子之服。《淮南子·说山训》亦云：“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庙堂。”但春秋战国之世等级混乱，诸侯贵族尽可服之。战国孟尝君曾有一件狐白裘，据说“直千金，天下无双”。孟尝君被囚在秦国，靠了它贿赂秦昭王宠姬，才安全逃回齐国^①。所谓狐白裘，是用狐的腋部皮毛缝缀起来制成的。腋皮的毛细柔洁白，称作狐白，被视为最珍贵的皮毛，古人有“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腋）”^②的说法。一件狐白裘需要用许多张狐皮——“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③，“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④——自然就贵重无比了。

狐裘在后代也一直是贵重服饰。《新唐书·高昌传》载：“太宗即位，献玄狐裘。”玄狐即黑狐，据《茶馀客话》，“绒黑而毫白曰元（玄）狐”。清代尤重玄狐裘，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四《玄狐》

① 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② 《史记·商君列传》。

③ 《慎子·知忠》。

④ 《墨子·亲土》。

云：“本朝极贵玄狐，次貂，次貉，獬豸。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此外还有诸多名色，如天马皮、乌云豹、麻叶子，都是集狐腋、项、腿部的特殊毛色而成裘，均为珍品^①。

古人在猎狐活动中逐渐对狐的习性有所了解。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点。

一是昼伏夜出。《庄子·山木》云：“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王弼《周易·解卦》注：“狐者，隐伏之物也。”故而后来宋人陆佃在《坤雅》中说狐是“藏兽”。《说文》释狸为“伏兽”，狸狐习近，狐自然也是“伏兽”。“伏兽”、“藏兽”都说的是狐昼伏夜出的习性。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狐的生态特性正是这样。《中国动物志》对赤狐的生态有这样的描述：“一般均日伏夜出，白天蜷伏洞中，抱尾而卧。”

狐的夜出日藏当然是在生存竞争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庄子》用“戒”来解释这一习性。戒是警戒之谓，是说狐的警惕性、戒备心甚重，为趋利避害，故而夜行昼居。可见狐的夜行习性引出人们对它的内在禀性的认识，即生性机警。这种暗夜动物，不免也就带上阴暗色彩和神秘感。

二是狐性多疑，并由此产生了“狐疑”一词。屈原《离骚》已有“心犹豫而狐疑”的话。《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元年诏云：“方大臣诛诸吕迎朕，朕狐疑。”唐颜师古注：“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师古注本其祖父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其《书证篇》云：“狐之为兽，又多猜疑。故听河冰，无流水声，然后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则其义也。”狐

^① 见平步青《霞外摭屑》卷五《玄狐裘刀》。

听冰渡河之说，出自晋人郭缘生《述征记》。酈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云：

《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余按《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

听冰渡河是有关狐性的一个著名传说，南北朝时广为流传。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语资》载：

梁遣黄门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谢藻、信威长史王缙冲、宣城王文学萧恺、兼散骑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骑常侍贺文发、宴魏使李騫、崔劼。……劼问少遐曰：“今岁奇寒，江淮之间，不乃冰冻？”少遐曰：“在此虽有薄冰，亦不废行，不似河冰一合，便胜车马。”狎曰：“河冰上有狸迹，便堪人渡。”劼曰：“狸当为狐，应是字错。”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预，狐疑犹豫，因此而传耳。”劼曰：“……狐疑鼬预，可谓兽之一短也。”

唐人杨涛、滕迈还写过《狐听冰赋》^①，现将滕迈所作录下：

狐出潜穴，冰胶广川。俯晶晶而是听，虑峨峨之未坚。于是临渚曲，傍河壖。疑涓溜之在中，厖茸不动；审凝沍之彻底，睢盱欲前。足缩缩而心感，貌缓缓而听专。积素之姿逾净，莫赤之容潜映。逼严凝以矚耳，宁惮苦寒；思涸沍以投躯，必资馀劲。若乃烟横古岸，月照空崖，寂无人而久听，纷触物以多疑。聆远吹之飕飕，谓波摇岸曲；闻残铮之浙沥，惊溜断河湄。郗曲载移于短步，忙怀屡变于妖姿。望寒

^① 见《文苑英华》卷一三四。